

MOGAOZHAI SHIYI

· 磨 · 稿 · 齋 · 拾 · 遺 ·

磨稿齋

拾遺 (上)

章仲鏐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磨稿斋拾遗/章仲锷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12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37 - 9

I. ①磨… II. ①章… III. ①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1321 号

磨稿斋拾遗(上下)

作者: 章仲锷

责任编辑: 江小燕 章 则

装帧设计: 观视汉艺

封面摄影: 邓亦章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/cn>

印刷: 北方华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1050 千

印张: 54.625

印数: 001 - 1000

版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37 - 9

定价: 58.00 元 (上下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卸道輝

读着章仲锷兄的遗稿，就仿佛坐在他的“磨稿斋”中听他畅谈，十分亲切。这个斋名的由来，原是秦兆阳先生给他写的一幅字，脱胎于曹雪芹：“磨稿亿万言，常流欢喜泪。休云编者痴，我识其中味。”这是深知编辑工作甘苦的悟道之言，也是老章对后学的安慰和鼓励吧。

我却因而想起前人说的，文字功夫，是人磨墨，墨亦磨人。古时候不但没有电脑，也没有比较便捷的钢笔、圆珠笔，先要在砚凹里把墨研好，才能秉笔书写的。一天两天，一月两月，一年两年，一锭墨越研越短，就像蜡烛越烧越短一样，人和墨的生命都渐渐地从笔端注入了文字。这也许恰恰像是一个老编辑的宿命。

老章以“磨稿”为乐，直到病发前夕，他还刚刚仔细地看完一份校样。在他的随笔中，随处可见他作为编辑的“职业病”，他不但不能容忍过目的稿子里的文字差错，像吃饭吃出沙粒甚至吃到苍蝇那样，感到恶心，“除恶务尽”，而且，他对职责以外的，如报刊版面、电视屏幕、播音员口中乃至街头店招牌里的错别字、语病，也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，加以声讨。这些几乎普遍的“文化现象”（是不是该叫非文化现象），在一般人也许全无察觉，也许察觉而安之若素，因为见怪不怪了。老章不行，就文说文，就字言字，这一类错误在他看来也都是头等大事。怎么能责备他的天真？至今从他有关这方面的言论里，还能听出他的认真、执着和与此相伴的无奈。

这种认真、执着和无奈，几乎是所有杂文随笔作者逃不脱的心态。老章也写了一些进行社会批评的杂文，多从文化角度切入，你可以说他是三句话不离本行，也可以说这正是“书斋”中人从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进而要“闻”窗外事，还要“议”窗外事的特点。

老章的主业是编辑，在编辑之外的写作属于业余。他一辈子都是一个“业余

作者”。但通观他的一生，这个“业余作者”对文学事业皈依的忠心耿耿，远超过相当一些“醉翁之意”不在文学的文学专业工作者，包括“专业作家”。熟悉中国文学圈现状的人都会认同我这个说法，熟悉老章为人的朋友更会认同。从这本书里一些带自传性的篇章看，最后三十年的章仲愕，依然是《队伍向南开》、《界线兵》里那个满怀天真的少年。经过这样那样的运动，有了这样那样的阅历，受到这样那样的委屈，他熬过来了，但没有学到油滑、世故，更没有成为小人，而是保持了类似“皓首穷经”的所谓“书呆子”的“迂”气，类似鲁迅论“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”中那个“傻子”的品格。天知道这在当今世相中是多么难得！因为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够做到有所为、有所不为啊。

读老章这些旧稿，也分明看到他人生的脚印和思想的脉络。“文革”结束不久时，他的《当我自由、酣畅地呼吸着》，写出了没有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的人在“天安门事件”中因丢失了一个自行车税牌而战战兢兢的真实感受；与高桦合写的《浸血的白花——一个母亲的手记》，则重现了那个年代人们心系天安门的真实感情。《挂甲屯的爱和恨》反映了正直的中国人对正直的彭德怀的怀念，短短的篇章留下时代氛围和人民情绪的烙印。

老章晚年受高桦影响，一步步从旁观到投入保护环境和生态的呼唤，他不仅写了不少“绿色”的言论，还参与编辑有关的书刊。这在环保事业严重滞后的社会，无疑也是“干预生活”的甚至举步维艰的行动。

用一句时髦的话说，足球是老章的“最爱”，这有他写的不少球评为证。有趣的是，在这些“性情中文”里，他对足球运动的认真以至较真，不减于他就本职工作——选拔、推荐、编辑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写的评论和随笔。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文学观点，以至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评价，但你不能不承认他在这里倾注了全身心的热情。这在本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，不须我来饶舌了。

老章主张杂文随笔都宜短，他写了许多千字文，为他写序，本来也想写成千字文的，不意还是超过了。一是短文也不好写，二是想到的未必就能做到。我在他生前，从来没向他这样絮叨过，他去了，无缘再面陈，姑且在书面上絮叨这一回吧。

2009年4月14日



磨稿斋主

做人不失本色

仲澤撰二聯命其其一也

爲文但求自然

壬午年子初夜書於京郊



目 录

序 邵燕祥 /1

编余杂谈

- 做嫁与作家 /3
给铁凝同志的一封信 /12
像我的张贤亮 /14
我看王朔 /16
两名“超级”女球迷 /18
徐坤漫议 /20
我与赵瑜 /22
澄清事实,旧话重提 /24
我的两位上级 /28
一生师法道德文章 /32
追思张志民 /34
春秋笔法“司马言” /37
深刻的记忆 /39
一颗早陨的星 /42
闪耀而坚韧的 /44
书名“作女”挺好的 /46
我想自荐 /48
我买盗版 /49
雅与俗 /51
选和编 /52

游戏规则	/53
小说的“小”	/54
怎样看待铅印退稿信	/55
为书辛劳为书忧	/57
“综合考评”有待改进	/59
何谓“亲家”	/60
我想做个另类志愿者	/61
“闲话”也要公允	/63
文艺批判之道	/65
文艺评论与政治鉴定	/67
玄奘为何不告杨洁?	/69
文艺创作当立法	/70
“上纲”与“何不食肉糜”	/72
批评家和不平家	/74
编辑道德与“终南捷径”	/76
胡同文化的善举	/77
序和序风	/78
也谈“质量意识”	/79
重赏之下	/80
剽窃种种	/81
文德三诫	/82
莫在笔外下工夫	/83
登龙门与轻生	/84
怪癖·脾气	/85
书的印数谁来定?	/86
从“上摊儿”谈起	/87
一种时髦病	/89
巧合与误会	/91
大鬓角和细节真实	/92
爱情啊,你姓什么?	/93
真实与事实	/94
勿卖弄	/95
“太实则近腐”	/96
视野狭窄病及其他	/97

朴实一些,土一些	/98
需要点豪放和锋利	/99
病态、缺陷与健康美	/101
耐冬树下的遐思	/103
随想学步桥	/104
书山有路钱为径?	/106
好大的字,好贵的书	/108
书的起点	/109
皮与毛	/110
银行能否发行报刊?	/111
短比长好	/112
文不悛改	/114
面对退稿	/115
校讎	/116
词之谬	/117
学问家	/118
文学拒绝“克隆”	/119
数之感	/121
繁与简	/122
“拟作”又何妨?	/123
题之辨	/124
自恋与自审	/125
编辑之累	/127
我有个志愿	/127
不悔	/131
字话和口语	/133
话该怎么说	/134
难道我们都不会讲话啦?	/135
荧屏上的砂砾	/137
莫做“嘉平公子”	/138
方言和普通话	/139
语言的“范儿”	/141
简·繁·错	/143
严肃文学刊物之命运	/145

天分·缘分·勤奋	/147
何必对号入座	/149
“回家打妈”	/151
从副部长写小说获奖想到的	/152
虚构与瞎编	/153
从“冯梦龙同志”说起	/155
发扬优势,写出佳作	/156
大型文学期刊与我	/157
走自己的路	/168
屁股的位置	/170
老编辑章仲锷访谈	/172
作文与说话(讲稿提纲)	/178

文评集纳

评《严峻的日子》	/185
广阔天地任飞翔	/188
王蒙的“魂儿”	/190
民族伟力的恢宏诗篇	/191
跳动着一颗赤诚的心	/193
编后试析《钟鼓楼》	/197
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探索	/200
新的开拓和高度	/205
我看电视剧《钟鼓楼》	/207
大胆讴歌人性的优美	/210
给性格落实政策	/213
于真挚处见深意	/215
漫谈《燕山夜话》	/217
端木蕻良与《曹雪芹》	/219
发掘民族的情操美	/221
写在绿茵上的诗	/224
新的“弹孔”撼人心	/226
法制的赞歌	/228
独创的风格在继续着	/230

真切·严峻·深沉	/232
颇具特色的《大撤退》	/234
艺术家心灵的传记	/235
矿山改革者的爱	/237
为“糠”者呼号	/239
一幅当代生活的斑斓画卷	/241
写出时代和民族的特点来	/245
人物塑造与职业特征	/247
读肖克凡的《机器》有感	/249
反映改革潮流的佳作	/250
涵盖与覆盖	/253
《新星》及作者柯云路	/255
一部同步的、全景式的小说	/257
从《新星》到《衰与荣》	/259
关于《夜与昼》	/260
把焦距对准这样的新人	/261
赵瑜和他的“体育三部曲”	/264
生命的重量	/267
辞藻堆不成“英雄”	/270
塑造变革潮头的人物	/272
历史真实的反思	/274
命运：悲壮与反思	/276
年轻的“明白人”的形象	/278
我读《东方商人》	/280
嬗变的心路历程	/283
一棵参天的老樟树	/289
革命军人的尊严	/291
生态文化有奇葩	/293
略谈《客人》的人物形象	/295
感受生活的真谛	/298
古立高的新作《隆冬》	/301
从《隆冬》到《早春》	/303
饱蘸生命谱写战歌	/304
用生命谱写战歌	/309

炎黄子孙的心声	/312
刻苦自砺不断探求	/315
一种新体裁的尝试	/317
严峻真切,令人震撼	/319
喜读《熊猫史诗》	/321
“生命状态文学”的崛起	/323
从生态环境文学到《熊猫史诗》	/325
燃烧着的中华军魂	/328
红氍毹上的悲歌	/330
由纯情到“邪恶”	/332
灵魂的撼动与净化	/335
火的淬炼爱的悲歌	/337
生命的双赢	/339
贴近生活,直面现实	/340
寻常人生的不寻常选择	/343
直面世界,剖视人性	/346
再现辉煌	/349
巧思和匠心的成果	/351
和谐乐章,谁人谱写?	/353
爱的憧憬,美的渴求	/356
饶有情趣·给人启迪	/358
一朵新生的佳花	/359
知青小说和新的回顾	/360
人与树的编年史	/362
民族通好的历史篇章	/364
两位青年作家的长篇处女作	/366
新一代心灵的探索	/368
独特风格在继续	/374
唯真唯实最有力	/376
“正说”写实打造“共和”	/377
深情见哲理 浑厚显诗篇	/379
题材·角度·新人	/381
细节·人物·主题	/384
另一种强者的形象	/386

角度·层次·蕴含	/388
热切的追求,冷峻的反顾	/389
一曲粗犷悱恻的信天游	/395
火爆的光点	/396
为更多的“冷娃”们写生立传	/398
创作的歧路	/400
文化传承绽奇葩	/402
一本绿色的大书	/405
坦荡胸襟谱心曲	/408
“红叶”传真情	/410
“绿色宝贝”的纪传史	/412
乡土风情,美不胜收	/414
别具姿彩的山花	/416
直面转型期的生活现实	/418
历史传奇的重新演绎	/420
生活的哲理	/423
小说就得这么写	/425
城市的憧憬与困惑	/427
看《荀慧生》后想到的	/429
一部突出的好作品	/431
多彩的生活折光	/433
“土”的韵味“俗”的魅力	/435
泥香扑鼻报春来	/437
可贵的尝试和壮举	/439
搏之歌	/441
“金”非真金“凡”者不凡	/443
贵在一个“真”字	/444
以小见大 感人以情	/445
也谈文学的真实	/446
短篇小说:回顾、现状与前瞻	/448

编余杂谈

文学编辑是作品的第一读者。如果这一篇作品不成功,那么编辑也有可能就是惟一读者。作者投往杂志社或出版社的稿件,作家想提供给广大读者的新作,最初都是经由责任编辑审阅鉴别、衡量得失、建议修改、代为润色、加以评介而后推出,使之面世的。因此,编辑的职业特色,被比喻是“为他人做嫁衣裳”。

章仲鐸是文学界老编辑,被文友称之为章“大编”。他的书房,名“磨稿斋”。磨稿者,投注心血研磨稿件也。他在工作岗位上和下班后在家里,磨稿超过亿言,编稿上千万字。一生为磨稿而来,两袖怀花香而去。为自己留下的,只是这经过遴选的编余杂谈片言只语。

他曾经坦言:“在文学圈里待了这许多年,阅人可谓多矣。我接触的作家,最初大都籍籍无名,因而更显本真面目,我写的多是这时对他们的印象。在我眼中,谁都不容易,所以,我的笔是温馨和善意的。希望能够写出一些作家的侧影,为文坛留下某些轶闻和史料。”

——崔道怡

SECRET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

做嫁与作家

——一个老编辑的片断回忆

当编辑的常有“为人做嫁”的咏叹,其实,编辑的功绩也在于做嫁——包括推出作家、服务作家、宣传作家等。如果把出版社和文学刊物比作园地,那么,编辑就是耕耘其中的园丁,花树的繁茂是取决于他的勤劳和精心培植的。

我当过二十多年的文学编辑,先后在北京的三家大出版社(北京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)、四家大型文学期刊(《十月》、《当代》、《文学四季》、《中国作家》)工作,阅人可谓多矣,接触和联系过各个年龄段的作家,个中的感受和甘苦,也只有自己知道。一些值得记录和回忆的,择要写出,或许还有点意思。

四小天鹅

这“四小天鹅”其实犹如京剧的“四大名旦”,如今早已声名赫赫,均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这个档次的。他们依年齿排列是:邓友梅、从维熙、王蒙、刘绍棠,不幸的是年龄最轻的反而先走了。这个所谓的发明权也许就是我,时当一九七九年前后,他们都是摘帽“右派”,正处在“改正”之际。王蒙从新疆返京住在北京市文化局南池子的招待所里,邓友梅自东北回京住在妹妹家的卫生间里(床就放在浴盆上),从维熙则一家三口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,刘绍棠还住在通县的儒林村。他们都算是北京市作协的专业作家,尽管当时处境尚未完全改善,但其创作如多年郁积、久被禁锢的地火喷泉,一旦释放,势头异常猛烈,产量和质量都相当惊人。

记得我曾给他们照过一张合影,配了文章发在《文汇报》上,于是“四小天鹅”的名号不胫而走,为文学圈里所认可。所以称之为“小”,是因为当时实力雄厚的北京市作协还有一拨更老的作家如萧军、骆宾基、端木蕻良、阮章兢、雷加、杨沫、管桦、李克、古立高、林斤澜等。当然,也有比之年轻些的如张洁、湛容、赵大年、刘心武、陈祖芬、理由等;但当时创作力最旺盛、风头最健的恐怕还数这“四小天鹅”。而且,他们之间由于同病相怜、年龄相近,又同在一个单位,过从也甚密,曾有过一段“蜜月”时期。然而,世事无常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文艺虽不再从属政治,强调为政治服务,但无法脱离政治;虽然不再搞“运动”,但某些反这反那的准运